

## 論清代宮廷畫家金廷標《臨馬遠商山四皓圖》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楊婉瑜

### 前言

民間畫師金廷標，於清高宗 22 年（1757）第二次南巡時自薦《白描羅漢冊》。因獲乾隆賞識，遂命入畫院祇候；直到乾隆 32 年（1767）病故，才結束他在清代宮廷畫院的任職。原為職業畫家的金廷標，兼善各類畫科，故《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檔》（以下簡稱《活計檔》），有不少關於金廷標奉命創作的記錄。本文所討論的《臨馬遠商山四皓圖》，為畫家奉敕恭臨馬遠之作，屬金氏奉命仿古的作品之一。此外，乾隆曾為馬遠原跡、金廷標臨本，各作兩首御製詩，顯見皇帝對此畫與畫題的重視。

乾隆兩度為金廷標《四皓圖》作詩之舉，反映皇帝對「商山四皓」此一史實何種觀感？再者，皇帝除了命金廷標臨畫外，亦命畫家顧銓摹馬遠《四皓圖》。究竟此卷的「臨本」與「摹本」之間有何差異？而金氏兼具工筆、小寫意的兩種畫風，又可上溯前朝何位畫家？

總結上述，本文寫作目標有三：首先，述畫家金廷標奉敕「仿古」之記錄、《臨馬遠商山四皓圖》創作背景，以及清宮藏品著錄《石渠寶笈續編》（以下簡稱《續編》）對該卷的記載。其次，討論「商山四皓」此事之歷史淵源，並探析唐代詩人杜牧的翻案詩、乾隆四首御製詩，以及馬遠原卷之題跋，藉以知悉皇帝對此史實的看法。最後，將比較顧銓摹本與金廷標臨本之差異，並嘗試推估金廷標畫風之源始。

### 關鍵字

金廷標（Jin Ting Biau）、清代繪畫（Qing dynasty painting）、活計檔（Zaobanchu Archives）

## 一、關於畫家金廷標與《臨馬遠商山四皓圖》

金廷標自乾隆 22 年起入宮，服務至乾隆 32 年畫家病逝為止，扣除之間短暫數月的丁憂告假，約莫在宮內任職近十年的光景。據《石渠寶笈三編》（以下簡稱《三編》）之編纂者胡敬《國朝院畫錄》：「金廷標，字士揆，烏程人。工人物花卉，高廟南巡，恭進《白描羅漢冊》，命入畫院祇候。數年，卒於都中。」<sup>1</sup> 清代彭蘊璠《歷代畫史彙傳》亦言：「金廷標，字士揆，鴻子。紹父藝入妙。聖駕南巡進《白描羅漢》，供奉內廷。所繪雨意、寫意秋果及人物，皆蒙睿題。入直數載，卒於京寓。」<sup>2</sup> 由此可知，金廷標為浙江烏程人，父親金鴻也作繪事。此外，金廷標以不經內府推薦，敬獻畫作的自薦方式入宮，為清代宮廷畫家少見之例。

金廷標入宮後，因博通各類畫科，故創作種類、數量皆豐。除了基本形制的掛軸、橫卷，亦作圍屏、通景、畫斗等。《清史稿》稱「畫院盛於康、乾兩朝，以唐岱、郎世寧、張宗蒼、金廷標、丁觀鵬為最。」<sup>3</sup> 此一「最」字，不僅就畫藝而言，也是依其畫院地位而發。丁觀鵬於乾隆 6 年（1741）封為一等畫畫人；<sup>4</sup> 乾隆 19 年（1754）授張宗蒼為正六品戶部主事；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在畫院供職時官奉宸苑卿，三品頂戴，死後追贈侍郎銜。<sup>5</sup> 金廷標則在乾隆 23 年 10 月升為一等畫畫人、26 年 5 月獲得比照丁觀鵬之特賞，往後皇帝還將金氏受封為七品。<sup>6</sup> 畫家逝世後，皇帝為妥善留存其作，遂「命舊黏殿壁者，悉付裝池，收入《石渠寶笈》。」<sup>7</sup>

<sup>1</sup>（清）胡敬輯，《國朝院畫錄》卷下，收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71（台北：明文書局，1985），頁 071-255。

<sup>2</sup>（清）彭蘊璠，《歷代畫史彙傳》，卷 38，清道光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藝術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336。（2010/06/11 瀏覽）

<sup>3</sup>（民國）趙爾巽，《清史稿》，列傳 291，民國 17 年清史館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歷史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5483。（2010/06/11 瀏覽）

<sup>4</sup>《活計檔》的記錄為：「初八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傳旨：畫院處畫畫人等次，金昆、孫祐、丁觀鵬、張雨森、余省、周鯤等六人一等，每月給食錢糧銀八兩，公費銀三兩。吳桂、余穉、程志道、張為邦等四人二等，每月給食錢糧銀六兩，公費銀三兩。戴洪、盧湛、吳棫、戴正、徐燾等五人三等，每月給食錢糧銀四兩，公費銀三兩。欽此。」見《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北京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5），Box No. 80，乾隆 6 年（八）記事錄，頁 276。

<sup>5</sup>楊伯達，〈清乾隆朝畫院沿革〉，收於《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 46-47。

<sup>6</sup>目前未有檔案提及金廷標是在生前或逝世後被封為七品，但聶崇正從郎世寧死後追賜侍郎銜之例，推斷金廷標應是死後才被封為七品。聶崇正，《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台北：東大圖書，1996），頁 118。關於《活計檔》中，金廷標的入宮方式、服務時間、職等俸銀、皇帝賞賜等史料，可參見拙文，〈清乾隆宮廷畫師——金廷標繪畫研究〉，收入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學生會編，《議藝份子》，第 14 期春季號，2010 年 3 月，頁 25-88。

<sup>7</sup>（民國）趙爾巽，《清史稿》，列傳 291，民國 17 年清史館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歷史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5482。（2010/06/11 瀏覽）

在創作方面，筆者翻閱《活計檔》，查得乾隆曾多次命金廷標摹仿內府所藏古畫，尤其以仿宋畫居多。仿宋代畫作計有：乾隆 25 年（1760）11 月仿宋人《三星圖》一張、<sup>8</sup> 29 年（1764）3 月仿蘇漢臣《戲嬰圖》一幅、<sup>9</sup> 同年 12 月著金廷標續添馬和之《孝經圖》三幅，共仿畫《孝經圖》十八幅；<sup>10</sup> 31 年（1766）5 月交金廷標仿（傳）李公麟《擊壤圖》一張。<sup>11</sup> 至於仿元代作品方面，有乾隆 31 年 5 月交《仿趙孟頫馬畫》一張；<sup>12</sup> 仿明代作品者，則有乾隆 22 年 12 月命金廷標仿（傳）仇英《漢宮春曉圖》一卷之記錄。<sup>13</sup>

本文所討論的《臨馬遠商山四皓圖》【圖 1】，亦是金廷標奉命仿作的宋畫之一。雖《活計檔》未明載乾隆何時命金廷標仿畫馬遠《四皓圖》，但在乾隆 31 年 5 月有董五經交金氏仿馬遠《四皓圖》之記錄：

初一日接得郎中德魁等押帖一件，內開四月二十七日首領董五經交：金廷標仿馬遠《四皓圖》宣紙畫一張。傳旨：裱手卷一卷。欽此。<sup>14</sup>

既言「交」，便意指金廷標當在乾隆 31 年 5 月以前，奉命仿作此卷。作品進呈皇帝閱覽後，命人將之裱成手卷一卷。又，乾隆 32 年 6 月有關於此卷再度呈上，並叮囑裝裱事宜之條目：

二十九日接得員外郎安泰等押帖，內開本月十九日首領董五經交：女史裘王氏綉線《文殊大士像》掛軸一軸、金廷標仿馬遠《商山四

<sup>8</sup> 「十九日接得員外安泰、金輝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七日太監胡世傑。傳旨：乾清宮著金廷標用白絹仿宋人《三星圖》畫條畫一張。欽此。」見《活計檔》，Box No. 108，乾隆 25 年（六）如意館，頁 199。

<sup>9</sup> 「十一日接得郎中德魁押帖一件，內開三月初四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重華宮翠雲館養雲殿內，換董邦達畫斗一張，著金廷標仿蘇漢臣《戲嬰圖》手卷意思用絹畫一幅。欽此。」見《活計檔》，Box No. 113，乾隆 29 年（二）如意館，頁 466。

<sup>10</sup> 「二十一日接得郎中德魁員外郎李文照押帖，內開本月十五日太監胡世傑交：馬和之《孝經圖》十五幅。傳旨：著金廷標續添三幅，共做畫十八幅。欽此。」見《活計檔》，Box No. 113，乾隆 29 年（二）如意館，頁 536。

<sup>11</sup> 「初一日接得郎中德魁等押帖一件，內開四月二十八日首領董五經交：金廷標仿李公麟《擊壤圖》宣紙畫一張，……傳旨：著裱手卷四卷。欽此。」見《活計檔》，Box No. 116，乾隆 31 年（一）如意館，頁 115-116。

<sup>12</sup> 「二十二日接得郎中德魁等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九日首領董五經交：御題金廷標宣紙畫十開、……金廷標《仿趙孟頫馬畫》一張……傳旨：御題金廷標畫、御筆字、楊大章、李秉德畫裱冊頁四冊。方琮、金廷標畫二張，裱手卷二卷。欽此。」見《活計檔》，Box No. 116，乾隆 31 年（一）如意館，頁 119。

<sup>13</sup> 「初三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初一日太監張良棟持來：仇英畫《漢宮春曉圖》手卷一卷、宣紙一張。太監胡世傑傳旨：著金廷標仿畫一卷。欽此。」見《活計檔》，Box No. 102，乾隆 22 年（二）如意館，頁 516。

<sup>14</sup> 見《活計檔》，Box No. 116，乾隆 31 年（一）如意館，頁 114。

皓圖》手卷一卷。傳旨：將《文殊像》掛軸配囊，用白綾簽子。金廷標《四皓圖》手卷配匣，仍配袱幪樣子發往南邊，依前做法照樣做來。欽此。<sup>15</sup>

此卷於一年之內上呈兩次，且另作裝裱配匣，足見皇帝對此畫的重視。此外，畫家金廷標於乾隆 32 年 4 月病故，皇帝除了特別差人將其柩帶回原籍，另囑咐待查明其父母之柩後合葬。是以，此卷在短短一年內兩度進呈，不僅說明乾隆對此卷的喜愛，亦可將 32 年 6 月交金廷標《四皓圖》手卷配匣一事，視為上位者緬懷逝世畫家的表現。

編纂完成於乾隆年間的《續編》，<sup>16</sup> 記錄此卷為：「本幅宣紙本，縱一尺一寸，橫六尺七寸三分，水墨畫。一人撫樹觀泉，童子侍後。兩人坐磐石對奕，一人跣旁觀」，卷末款「臣金廷標奉勅恭臨馬遠筆」，下鈐「臣」、「廷標」兩印。卷上有高宗丙戌（1766）清和月御題行書，詩言：「西山既學採其薇，那管人間閒是非。待到南軍袒左袖，爾時劉滅已幾稀」，鈐朱文圓印「乾」與方印「隆」字；至於鑑藏寶璽則是八璽全。<sup>17</sup>

所謂的「八璽全」，是《續編》編纂時的用璽編制。內府書畫初入選者，鈐「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石渠寶笈」；最終著錄於《續編》者，加鈐「石渠定鑑」、「石渠重編」。此外，若作品收藏於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御書房、寧壽宮這五處，需再加蓋藏地璽。因總計八璽，書中將此簡寫為「八璽全」。<sup>18</sup> 觀金廷標此臨卷，除了七璽與藏地璽（「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之外，尚有「樂壽堂鑑藏寶」、「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壽」、「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共 16 顆印記。<sup>19</sup>

<sup>15</sup> 見《活計檔》，Box No. 118，乾隆 32 年（四）如意館，頁 27。

<sup>16</sup> 《石渠寶笈續編》編纂於乾隆 56 年正月至 58 年 5 月（1791-1793），編輯成員有王杰、董誥、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玉保、瑚圖禮、吳省蘭、阮元、那彥成，共 10 位。註 16 參見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收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95-96。

<sup>17</sup> 故宮博物院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第 1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 107。

<sup>18</sup> 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頁 98。

<sup>19</sup> 因筆者圖版來源與品質有限，故此卷印記資料，參考台北故宮書畫典藏資料檢索，一般檢索，書畫品名「清金廷標臨馬遠商山四皓卷」。網址：（2010/06/12 瀏覽）

<[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ObjectID=10474&type=1](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ObjectID=10474&type=1)>

另一方面，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發現乾隆曾兩度為金廷標《四皓圖》作詩。乾隆 24 年（1759）作〈題金廷標四皓圖〉；31 年（1766）又作題〈詠金廷標四皓圖反杜牧詩意〉，詩作內容即是題於《臨馬遠商山四皓圖》之御題行書。何以乾隆 24 年的御製詩，未見於本文討論對象上？筆者推測其情況有二：一是，金廷標僅作此一《臨馬遠商山四皓圖》，創作時間可早至畫家入宮後至乾隆 24 年以前。卷上之所以未見寫於乾隆 24 年的御製詩，或許是因為皇帝作而不題，亦或是日後命人刮去畫上御題之故。其二，金廷標在乾隆 24 年以前，即創作過「商山四皓」此一畫題，但因未入《續編》，且作品今亦不存，故吾人對此作除了僅存的乾隆御製詩，對其他細節則是一無所知；而本文所討論的作品，則是畫家另一件關於「商山四皓」之作：此卷收入《續編》，在乾隆 31、32 年《活計檔》中，亦明確記錄為奉命「仿馬遠」之作，且登載時間可與乾隆 31 年的御題行書相搭配。

此外，《三編》編纂者之一的胡敬，在其《國朝院畫錄》記金廷標有 81 件作品，著錄於《續編》、《三編》。<sup>20</sup> 書中所記的「臨馬遠商山四皓一卷」註明收錄於《續編》，下方另以小字標上「乾隆丙戌御題」。乾隆丙戌，即乾隆 31 年（1766），此可印證上述《續編》記錄與畫上御題。換言之，今日所見金廷標《臨馬遠商山四皓圖》上，確實只有乾隆丙戌年之題詩。

總結上述，金廷標以「四皓」為題的創作情形，推估有兩種可能：其一，金廷標僅創作過一次，時間可早至畫家入宮後，到乾隆 24 年作御製詩以前。至於今所見的《臨馬遠商山四皓圖》卷上，之所以不見作於乾隆 24 年的御製詩，也許是因為皇帝作而不題，或日後命人刮去御題之故。

其二，筆者認為畫家金廷標應不只一次以「商山四皓」為題作畫。乾隆 24 年以前，金氏或許有名為《四皓圖》之作，故記於乾隆 24 年的御製詩即為其而作；但此作未收入《續編》，畫作今亦不存。本文所討論的《臨馬遠商山四皓圖》，則是畫家以「四皓」為題的作品之一。雖《活計檔》未載乾隆命金廷標臨畫馬遠《商山四皓圖》的明確時間，但從乾隆 31 年、32 年兩度呈交畫作，以及乾隆寫於丙戌年之御製詩看來，或可推斷此卷創作於乾隆 31 年前後。

<sup>20</sup> 這 81 件作品，包含收錄在《秘殿珠林續編》的《白描羅漢》一冊、《寒山拾得》一軸，以及收在《秘殿珠林三編》的《畫羅漢》一軸。參見（清）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下，收在《胡氏書畫考三種》（台北：漢華文化，1971），頁 457-467。

## 二、 商山四皓典故與乾隆御製〈四皓詩〉

【附錄 1】<sup>21</sup> 為《歷代著錄畫目》中，有關「四皓圖」之文獻著錄。以「四皓」此一史實作畫者，有唐代王維、李思訓、孫位；五代支仲元。宋代有多位畫家也以此命題創作，如石恪、李公麟、祁序、孫可元、執煥、馬遠、揚無咎。宋代之後，元代錢選，明代戴進、吳偉、仇英、謝時臣亦曾作之；清代則有宮廷畫家奉命臨摹馬遠《四皓圖》之例，如金廷標、顧銓兩人。在畫作名稱上，多數直接稱「四皓」、「山居四皓」、「商山四皓」；或與「棋」結合，構成「四皓奕棋」、「四老圍棋」、「四皓圍棋」等畫名；亦或是與「採芝」相聯繫，名曰「四皓採芝」。由此可知，歷代有不少畫家以「商山四皓」為題進行創作，顯見此一題材在中國繪畫史的普遍性。

然而，上述畫作今多已不存，筆者亦未能見金廷標、顧銓所臨摹的馬遠原作。關於金廷標臨本與顧銓摹本之比較，將留待本文第三部分討論。本章節除了述「商山四皓」的歷史典故，另將闡釋杜牧〈題商山四皓廟一絕〉、四首乾隆御製〈四皓詩〉之詩意，以及馬遠原作之歷代題跋，藉以論述乾隆對此史事之見解。

### （一）商山四皓之典故淵源

「商山四皓」是指避秦末亂政而入山隱居的四位老者，分別是東園公、甬里先生、綺里季與夏黃公。四人因鬚眉皓白，故人稱「四皓」。四皓隱居山中，採芝療飢。晉朝皇甫謐《高士傳》對四人的記載為：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事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sup>22</sup>

<sup>21</sup> 筆者整理自福開森（John C. Ferguson）編，《歷代著錄畫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sup>22</sup> （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中，明古今逸史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歷史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14。（2010/06/13 瀏覽）

文中述東園公、甬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因見秦朝暴政，遂隱入山中以待天下安定。即使漢高祖下令徵聘，亦不因貪求富貴而屈己。事實上，史書記載四皓曾出面擁戴太子劉盈，遂使高祖打消另立太子的念頭。

據《史記·留侯世家》，高祖因太子劉盈「為人柔弱」，欲改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呂后恐，請託張良代為謀計。張良指出天下有四位高祖無以招賚的賢者，倘若太子能得這四人的支持，或許高祖會因景仰四人而不廢劉盈。

最後，當四皓從太子前來壽宴時，高祖問四皓何以不從己招賢之意，卻願意出山擁戴太子？四皓答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高祖聞言，有感而發地對戚夫人說道：「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乃主矣！」<sup>23</sup> 最終因高祖決定不廢四皓所擁戴的太子，故司馬遷《史記》認為四皓為安定漢朝之功臣；而後世亦多循此評價。

## （二）乾隆御製〈四皓詩〉

作於乾隆 30 年（1765）〈題馬遠四皓圖〉言：「遯跡商顏一例清，不夷齊實弟和兄。如何對奕長松下，勝負居然有鬪爭。」<sup>24</sup> 「商顏」即四位長者的隱居地商山，詩人並將四老與伯夷、叔齊相類比。

前兩句言隱遁之事，稱四皓彷彿商朝末年因恥食周粟，而逃隱至首陽山的伯夷、叔齊；後兩句則是對比兄弟在接任權位上的態度。《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sup>25</sup> 相較之下，呂后與戚夫人卻費盡心機，各擁其子以取得皇位，故乾隆感嘆松下對奕的伯夷、叔齊或四皓，應無法理解此種汲汲求取的態度。

至於乾隆 24 年（1759）〈題金廷標四皓圖〉則寫道：

<sup>23</sup> （漢）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第 25，卷 55，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歷史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676-677。（2010/06/13 瀏覽）

<sup>24</sup>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五冊，御製詩三集卷 44（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頁 9。

<sup>25</sup> （漢）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第 1，卷 61，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歷史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713。（2010/06/13 瀏覽）

深山大澤擬商賢，四老婆娑杖履間。何必磻溪心迹愧反司空圖詩意，  
從朝也未忘人間。<sup>26</sup>

此詩除了指出四位長者隱入山林，亦點出四皓出山佐太子之事；其中「反司空圖詩意」，是指司空圖〈漫書五首之一〉：「四翁識勢保安閒，須為生靈暫出山。一種老人能算度，磻溪心迹愧商顏。」<sup>27</sup> 相傳「磻溪」為周文王拜會呂望之地，《尚書大傳》載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sup>28</sup> 唐代詩人司空圖認為商遺民姜太公竟輔佐周文王，此舉乃有愧於商朝。然而，乾隆卻與詩人意見相左。他認為不論是姜太公或四皓，都是為百姓蒼生而出世，自當無需感到慚愧；而乾隆也藉由御製詩意，表明君主欲招聘天下賢者入朝的期許。

乾隆 19 年（1754），有另一首〈題馬遠四皓圖〉，詩言「肥遯商顏物外遊，出山畫筴自留侯。司勳卓識空千古，不擬安劉擬滅劉。」<sup>29</sup> 首句「商顏」，亦是指「商山」，言四老隱居避世；第二句談及張良向呂后獻策，請四皓出世以佐太子劉盈。<sup>30</sup> 第三句「司勳」代指唐代詩人杜牧；<sup>31</sup> 而「不擬安劉擬滅劉」則典出其詩作〈題商山四皓廟一絕〉。

六朝至盛唐的詠史詩，以抒懷為主，歷史陳述為輔；中唐以降，詠史詩開始強調內容的議論性。以「四皓」此詩題為例，盛唐有李白〈商山四皓〉、<sup>32</sup> 李華

<sup>26</sup>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三冊，御製詩二集卷 89，頁 761。

<sup>27</sup> （唐）司空圖，《司空表聖詩集》，卷 3，四部叢刊景唐音統籤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文學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15。（2010/06/14 瀏覽）

<sup>28</sup> （漢）伏勝，《尚書大傳》，卷 2，四部叢刊景清刻左海文集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哲科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36。（2010/06/14 瀏覽）

<sup>29</sup> 石光明、董光和、伍躍選編，《乾隆御製文物鑑賞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208-209。

<sup>30</sup> 關於「筴」字，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古文篇从竹，《左傳備物典策釋文》：『筴，本又作冊，亦作策，或作篇。按筴者，策之俗也；冊者正字也；策者假借字也；篇者冊之古文也。』」故此處「筴」，解為「策」之意。據（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 3 篇上，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語文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143。（2010/06/13 瀏覽）

<sup>31</sup> 杜牧曾任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李商隱詩作〈贈司勳杜十三員外〉，起始即稱杜牧為「杜司勳」，原文為：「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鏌利，鬢絲休嘆雪霜垂。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唐）李商隱，《李義山詩解》，清雍正四年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文學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38。（2010/06/13 瀏覽）

<sup>32</sup> （唐）李白，〈商山四皓〉：「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臥松雪間，冥翳不可識。雲窗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升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聖，倏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窗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則。」（清）曹寅，《全唐詩》，卷 181，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文學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1102。（2010/06/13 瀏覽）



〈詠史·秦滅漢帝興〉，<sup>33</sup> 對於「四皓」皆是正面評價。然而，晚唐杜牧〈題商山四皓廟一絕〉，則修正「四老安劉」之正面評價，以翻案手法作「議論型詠史詩」。<sup>34</sup>

詩作內容為：

呂氏強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  
滅劉。<sup>35</sup>

起始兩句，詩人杜牧化身為漢高祖劉邦，作為代言的敘述主體。詩人宣稱父子親情乃是天性，本無所謂恩仇；廢立太子一事，實出於呂后個性強勢，其子劉盈卻性格仁弱之慮。此一感懷，可對應於司馬遷《史記·呂后本紀》記載：「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sup>36</sup> 後兩句詩人跳脫第一人稱敘事，改採旁觀的第三人稱展開議論。呂后崩後，外戚呂祿、呂產秉權，危及劉氏。劉邦舊臣周勃入北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sup>37</sup> 軍中皆左袒為劉氏，周勃因而順利奪回北軍軍權。是以，第三句「南軍不袒左邊袖」，是指叛亂的南軍不袒左袖示忠。末句詩人一轉筆意，以後世角度審視四皓擁戴太子劉盈一事。杜牧作此「翻案」的關鍵，在於太子即位後，呂后、外戚干政；甚至在呂后逝世後，外戚權力一度危逼劉室。因此，詩人認為四皓當初出山擁戴太子，反而是一種「滅劉」之舉。

乾隆〈題馬遠四皓圖〉一詩中的「司動卓識空千古，不擬安劉擬滅劉」，即是引用杜牧翻案詩作〈題商山四皓廟一絕〉。然而，清高宗詩末另署的小字，則為乾隆進一步闡釋杜牧詩意的關鍵，吾人亦可從中得知乾隆如何看待高祖不廢太子一事。御作附註之小字，全文錄於下：

<sup>33</sup> (唐)李華，〈詠史·秦滅漢帝興〉：「秦滅漢帝興，南山有遺老。危冠揖萬乘，幸得厭征討。當君逐鹿時，臣等已枯槁。寧知市朝變，但覺林泉好。高臥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言翁甚善，見顧何不早。咸稱太子仁，重義亦尊道。側聞驪姬事，申生不自保。暫出商山雲，竭來趨灑掃。東宮成羽翼，楚舞傷懷抱。後代無其人，辰園滿秋草。」(清)曹寅，《全唐詩》，卷 153，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文學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940。(2010/06/13 瀏覽)

<sup>34</sup> 李宜涯，《晚唐詠史詩研究》，第二章〈詠史詩的定義、興起與發展〉、第四章〈晚唐詠史詩的內涵與特徵〉，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頁 29-54、頁 76-142。

<sup>35</sup> (唐)杜牧撰，清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台北：漢京文化，1983)，頁 308-309。

<sup>36</sup> (漢)司馬遷，《史記》，卷 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歷史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203。(2010/06/13 瀏覽)

<sup>37</sup> 同前註，頁 209。(2010/06/13 瀏覽)

卷中題者數十人，率元明間名蹟。其論四皓類以避秦安漢為言，識力無能出杜牧右，因題是詩為之拈出。嘗謂詠古者，宜具卓識，若杜牧者似之。然盈之不廢，自是高帝意所素定，無藉四老翁調護力也。不然，當楚漢相持時於太公尚請分一杯羹，果令□于溺愛。其廢盈而立如意，何所顧惜？豈留侯諫叔孫、太傅以死爭舉不能得，而獨驚此四老人？謂羽翼已成，有是理耶？蓋高后同起草昧，盈其長子，且無失德。高帝之不廢盈，於義自正。右袒之禍，非所逆料。楚歌楚舞宮闈祕事，安從而傳之。遷《史》多喜奇術，其紀留侯事尤多怪。然則此四人者，得非圯上老人赤松黃石者流耶？詩題于《石渠寶笈》成書後，俟入《續》。函舊題稱二楊，今為老鐵一篇，楊載五言未知何時割去，惜無從覓真蹟補完耳。

對於此段文字，筆者將從兩方面延伸討論。其一，此段補述之意涵；其二，因筆者未得見馬遠原作，故從《石渠寶笈初編》（以下簡稱《初編》）、中國古籍所收錄的畫上題跋，檢視其是否真如乾隆御詩附註所言，多是識見無特出的舊論。

補述起始言馬遠原作之題跋，不僅數量多且皆為元明名蹟，但多持「避秦安漢」陳論，未有詠史應有的卓識。相較之下，牧之詠史詩深具己身高見，故詩中贊其「卓識空千古」。然而，雖說杜牧有高見，但乾隆並不認同其見解。他認為漢高祖不廢劉盈，乃出於己意，無關四皓擁戴與否。況高祖、呂后共創漢朝，長子劉盈也無失德之事，理當傳位予之，而右袒之禍實為不可預知。此外，乾隆還將司馬遷《史記》的寫作特色納入考量，以為遷為文喜作怪奇，特別是留侯張良遇圯上老人之事，故史書所登載的四皓，亦帶有赤松子、黃石公這類人物的玄異色彩。再看乾隆丙戌 31 年的〈詠金廷標四皓圖反杜牧詩意〉，詩前亦作補述：

牧之「不是安劉是滅劉」一句，可謂卓識。然呂后橫行死而後平勃反正。漢之不死，已似千鈞一髮矣。且四皓隱者何預人世，出而入朝，一言以定天子，此亦理之所必無。向曾於題馬遠畫中辨之詳，茲因詠廷標畫，故復及之。名曰：「反牧之」，其實闡牧之未盡之意耳。<sup>38</sup>

引文提及乾隆曾在〈題馬遠四皓圖〉論杜牧詩意，今因金廷標作《臨馬遠商山四皓圖》，遂使皇帝詩興再起，為之提筆作詩。乾隆對於杜牧「四老安劉是滅劉」之語，雖肯定其具有前人未發的詠史洞見，但並不贊同詩人的論調。御製詩原文為：「西山既學採其薇，那管人間閒是非。待到南軍袒左袖，爾時劉滅已幾

<sup>38</sup>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五冊，御製詩三集卷 57，頁 190。

希。」<sup>39</sup> 乾隆認為四皓既如伯夷、叔齊隱入山中，採薇而食，便不會有意願涉入人事，更遑論入朝干預皇帝傳位；而南軍叛亂之禍，最終也在周勃的幫助下解危，不至於翻覆劉氏漢朝。此外，清高宗還澄清詩名題「反牧之」，為「闡牧之未盡之意」，企以和緩兩人持論殊異的衝突。

總結而論，乾隆不認為漢高祖傳位劉盈，是受商山四皓出山擁護太子的影響。究其原因在於，漢高祖與清高宗皆是一國之君，故乾隆自當將自我投射為漢高祖劉邦，設身處地思考儲君傳位之事。對乾隆而言，廢立太子當由國君獨立判斷，豈會受他人左右而易動？是以，漢高祖將皇位傳於太子劉盈，乃出於本意、理之所然，無關乎商山四皓是否願意出面擁護劉盈。再者，他認為四位長者屬於赤松子、黃石公這類玄妙人物，益發削弱其對於真實歷史的影響力。

### （三）馬遠原作之題跋

清宮收藏之馬遠《四皓圖》，今已無法見得；但因作品收錄在《初編》，故尚可查得此卷之相關資料與題跋。據《初編》卷十四所記，此卷為素箋本墨畫，款署「臣馬遠」，貯於養心殿，列為畫卷上等；卷前有樵李汪度、項元汴等人之收藏印。<sup>40</sup> 乾隆御製詩〈題馬遠四皓圖〉之補述說道：「卷中題者數十人，率元明間名蹟。其論四皓類以避秦安漢為言，識力無能出杜牧右」；清代顧復《平生壯觀》亦有此卷之記錄，且羅列 30 多位題跋者之名、題跋文體與數量：

予不樂看馬遠畫，而最喜楊妹子書。……《四皓圖》紙高尺許，長六尺，微微設色，用筆無奇，而題跋多且佳。楊維禎騷詞、陸居仁詩四首、姜漸七絕、謝儁、漢江居士七絕、錢鼎長題、趙驥、覺岸、青陽子七絕、高原七絕、吳哲七絕、彭好古七絕、邾經隸書、余忠、周之翰、清澹、陳文東、朱冕七律、錢惟善七絕、陳廸、王逢七絕、倪瓚五古、張守中七絕、程煜、鄭蟠、張濬五律、陳文東七絕二、管訥五律、金千里七絕、袁凱、朱芾隸書五古、高萬杰七絕、范公寬七言長題、曹宗儒詞一、余季約五古、胡儼長跋、顧謹中長歌隸書。<sup>41</sup>

<sup>39</sup> 同前註，頁 190。

<sup>40</sup> （清）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130·藝術類，第 824 冊（台北：台灣商務，1983），頁 409。

<sup>41</sup> （清）顧復，《平生壯觀》，卷 8，清鈔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生活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143-144。（2010/06/11 瀏覽）

比對顧復《平生壯觀》與《初編》的記錄，兩者幾近相同，<sup>42</sup> 故筆下所記當為同卷。顧復與御製詩的記錄，說明此卷的畫題內容與畫面表現，受到歷來名士相當的關注。值得深究的是，乾隆稱畫上題跋皆是避秦安漢之語，且不見卓識的評論是否客觀屬實？

就《初編》所記題跋而論，當中確有詠四皓之言，如元代錢惟善作「已剖巴園橘，由歌商嶺芝。避秦非避漢，一出繫安危」；或如倪瓚所寫「白髮商山老，清風扇巴垠。能安漢基業，賴此秦遺民。」<sup>43</sup> 然而，卷上題跋除了正面評價外，亦有從杜牧翻案詩意之論。

以桐梓趙驥題識為例：

呂政之坑既避，劉季之嫚不歸，夫何應子房之策，安盈之嗣於前而不知止雉鳴於後？豈其心在商山之棋而無意於興亡之事也耶？<sup>44</sup>

河南程煜亦作：

千年憐四皓，不悟世如棋。既脫秦坑慘，那扶漢鼎危。冥鴻心已屈，牝雉禍難追。何似商顏下，長歌茹紫芝。<sup>45</sup>

兩則引文皆對四皓出山安劉之舉有所評議，並以牝雞司晨喻呂后干政。首先，趙驥以直接、強烈的語調，指責四老僅知安定太子廢立一事，卻未能阻絕呂氏涉權，或許是因為四皓本就無心理會天下興亡？而程煜則以惋惜的口吻，嘆四老不解世事如棋，變化莫定。四人既已屈鴻冥之心，力擁太子劉盈繼位，卻無法防止外戚為亂，倒不如長隱於商山，不涉人事。由此觀之，題馬遠《四皓圖》之歷代文士，對四皓所持的評價為正反並陳，有些甚至依循杜牧詩意而論。因此，御製詩之評並非全然正確，這是筆者實際閱讀文獻著錄所載題句後，認為應進一步釐清說明之處。

<sup>42</sup> 筆者檢閱比較後，發現有三處相異之處：(1)《石渠寶笈》記「范公亮」；《平生壯觀》作「范公寬」。(2)《石渠寶笈》編排以下三人題跋，依序為：朱芾、高萬杰、袁凱；《平生壯觀》作袁凱、朱芾、高萬杰。(3)《石渠寶笈》記「俞忠」，《平生壯觀》則是「余忠」。參見(清)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同前引，頁373-417。(清)顧復，《平生壯觀》，同前引，頁143-144。

<sup>43</sup> 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頁1022。

<sup>44</sup> 同前註，頁1022。

<sup>45</sup> 同前註，頁1022。

### 三、 圖像分析

在清宮本朝畫人的收藏中，除了金廷標臨馬遠《四皓圖》，尚有畫家顧銓摹馬遠《四皓圖》【圖 2】之作。據胡敬《國朝院畫錄》所載，顧銓工人物，曾臨阮部《女仙圖》【圖 3】，上題乾隆御製詩。<sup>46</sup> 將金廷標臨本與顧銓摹本相比較，則兩者構圖幾近相同，僅在技法上有細微差異。全卷以翻騰浪花與迴蕩水波為始，描繪四位隱於林間的高士。畫中一人朝向卷首，撫樹觀浪，後有童子侍立；松下兩人坐磐石對奕，一人赤足倚樹觀棋。背景環境為數段壟起的坡石，另雜以具馬遠拖枝筆意的白梅，象徵四老的高士身分。

顧銓摹本收於《續編》之御書房著錄，記為「顧銓摹馬遠《四皓圖卷》」，紙本水墨畫。卷末落款為「臣顧銓奉勅恭摹馬遠筆意」，下鈐「臣」、「銓」兩印。<sup>47</sup> 八璽全外，另有「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特別一提的是，筆者將著錄文字與畫面兩相核對，發現《續編》稱畫中「二老對奕，一旁坐，一撫樹，有童子侍」之「一旁坐」語為誤；松下觀棋者應是倚樹而立。相較之下，《續編》對金廷標臨本所作的敘述：「一人撫樹觀泉，童子侍後。兩人作磐石對奕，一人跣旁觀」，<sup>48</sup> 則較為正確。

金廷標、顧銓兩人，雖都奉敕臨摹馬遠《四皓圖》，但從著錄的一字之差，即可說明兩者差異。《續編》記金廷標本為「金廷標臨馬遠商山四皓圖一卷」，顧銓為「顧銓摹馬遠四皓圖一卷」。換言之，前者為「臨本」，後者為「摹本」，而臨、摹兩者在創作方法上實為相異。宋人黃伯思〈論臨摹二法〉：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

<sup>46</sup> (清)胡敬《國朝院畫錄》：「顧銓，工人物。伏讀聖製詩四集題：顧銓摹阮部《女仙圖》，有『阮學周(昉)王(肅)顧摹阮，後生師法視前人。不因新舊裝池異，咄咄憐他欲逼真』句。」(清)胡敬，《胡氏書畫考三種》，國朝院畫錄卷下，清嘉慶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生活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63。(2010/06/16 瀏覽)又，《活計檔》對此事的記錄為：「十七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內開四月二十八日太監胡世傑交：御書阮部畫《女仙圖》一卷。傳旨：著顧銓臨畫一卷。欽此。」見《活計檔》，Box No. 125，乾隆 37 年(四)如意館，頁 201。

<sup>47</sup> (清)王杰等輯，《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 四》，《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 107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324。

<sup>48</sup> 故宮博物院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第 1 冊，同前引，頁 107。

又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sup>49</sup>

由此可知，「臨」為旁觀原件而作，「摹」是在原件上覆薄紙，依樣描繪。照常理而論，摹本會比臨本更貼近原作。鑑此，筆者在未見馬遠原作的情況下，或可將顧銓摹本視為「趨近」原作的評斷基準。然而，觀顧銓所摹的馬遠《四皓圖》，發現畫家或有筆運墨氣不連貫之處。對此，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假設顧銓如實繪製，則馬遠原跡恐為假託，或是馬遠功力不及之作；其次，若馬遠《四皓圖》為真跡，則畫面之所以筆氣不連，乃肇因於畫家摹寫不力，或是「摹」畫時無可避免的頓遲猶疑。筆者從馬遠《四皓圖》載於《初編》、列畫卷上等，且畫卷題跋、收藏印繁多看來，認為此作應當出自馬遠之筆；即使非馬遠真跡，至少也是經歷代文士「認同」的馬遠畫風。是以，下文論述傾向將顧銓摹本之不佳處，歸於畫家本人畫藝所致，並將之與金廷標臨本相較。

就卷首的水紋波濤而言，顧銓摹本的起伏較為制式僵硬，且線條多有斷裂；另以數道不相連的同向曲線，描繪樹石岩間的水渦，則稍嫌不自然。相較之下，金廷標臨本以勻細淡墨的相連線條，描繪水面上下波動的波紋；而漩渦也以流暢的圓滑曲線，表現水紋迴盪之貌。至於陣陣浪濤，顧銓的墨染較為恣意，且運用大片濃墨與厚重墨點，表現浪花湧來之勢；金廷標則以淡墨染成居多，並提筆點按濃、淡墨點綴之【圖 4】。卷中與卷末的坡石描繪，雖兩人皆採斧劈皴，以現山石表面質理，然顧銓本更近於以濃墨染，幾不見筆意；金廷標本則是先用淡墨烘底，另施濃、淡墨表現陰陽向背，再於山石表面側鋒快速擦出斧劈，呈現物象之層次感【圖 5-6】。

在描繪人物方面，可從衣紋、肩膀的線條表現論起。兩人都採馬遠釘頭鼠尾的線描法，此種筆法亦可見於馬遠《西園雅集圖》【圖 7】、《踏歌圖》【圖 8】中的人物衣飾。然而，顧銓或因「摹」馬遠原跡，故筆意不及金廷標連貫順暢，甚至有用筆失慎處。以撫樹觀水浪的長者為例，因其衣領線條過長，竟與右肩聳起的墨線相交，而形成「X」之圖樣【圖 9】。<sup>50</sup> 此外，就細部表現而言，金廷標臨本清楚繪出對奕者頭上小帽之褶皺，人物鬢髮亦絲絲可見；而顧銓摹本僅勾出帽緣輪廓【圖 11】。

<sup>49</sup>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法帖刊誤卷下，宋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史地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24。(2010/06/15 瀏覽)

<sup>50</sup> 筆者觀《故宮書畫圖錄》第 21 冊，發現編者於第 205 頁，將本該是《清顧銓摹馬遠四皓圖卷》的局部放大圖，誤植為金廷標臨本【圖 10-1、10-2】。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二十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205。

整體而論，金廷標之作雖是臨本，但在筆意連貫、用墨層次與細節描繪上，皆佳於顧銓摹本。此外，金廷標亦保留馬遠偏向一角的構圖、因勢下壓拉長的拖枝、山石表面側鋒斧劈，以及人物衣紋釘頭鼠尾的線描風格，成為更合乎馬遠畫藝程度與風格的「臨本」。

若進一步探究金廷標畫風淵源，可發現其兼善工筆、小寫意兩種畫風。工筆者，如《仕女簪花圖》【圖 12】、《婕妤擋熊圖》【圖 13】、《曹大家授書圖》【圖 14】等仕女畫；小寫意者，多傾向描繪風俗主題，像是《採藥圖》【圖 15】、《絲綸圖》【圖 16】、《瑤池獻壽圖》【圖 17】等。金廷標描繪人物的特點，在於以起始重筆按壓、後提筆漸收的剛勁線條，描繪衣著皺褶。

如為工筆之作，通常起筆出鋒僅輕按，線條顯得勻細而工整，近似馬遠釘頭鼠尾式的線描；本文所論的《臨馬遠商山四皓圖》即是一例。若是小寫意風格，則畫家描繪衣著皺褶時，會採用重筆按壓的方式，帶出粗細不一的線條。尤其在捲袖、手肘與下擺處，其線條起伏頓挫變化強烈，形成一種迅急的動感。事實上，比起風格典雅秀舒的馬遠，金廷標文、野齊具的兩樣畫風，以及就彼此相距的時代而言，似乎都更接近於明代職業畫家周臣（約 1460-1535 後）。

據徐沁《明畫錄》，記載周臣其人與畫風為：

周臣，字舜卿，號東村，吳人。畫山水師陳暹，傳其法。于宋人中，規摹李、郭、馬、夏，用筆純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兼工人物，古貌奇姿，綿密蕭散各極意態。<sup>51</sup>

而姜紹書《無聲詩史》載曰：

周臣，字舜卿，號東村，姑蘇人。畫法宋人，巒頭峻嶒，多似李唐筆；其學馬夏者，當與國初戴靜菴並驅，亦院體中之高手也。<sup>52</sup>

前兩則引文的重點有三：第一，周臣為吳郡蘇州人；第二，周臣除了師承陳暹，更上承宋人李成、郭熙、馬遠、夏珪，兼容兩宋畫風；第三，類馬遠、夏珪畫風之作，可與戴進並駕齊驅，顯見其當時頗具盛名。由是觀之，周臣承襲宋人畫風這點，可用來解釋金廷標畫中似馬遠的釘頭鼠尾線描。此外，周臣、金廷標

<sup>51</sup>（清）徐沁《明畫錄》，卷 3，清讀畫齋叢書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藝文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21。（2010/06/15 瀏覽）

<sup>52</sup>（清）姜紹書《無聲詩史》，卷 2，清康熙觀妙齋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藝文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頁 16。（2010/06/15 瀏覽）

兩人，同樣兼備工筆與小寫意兩種畫風。

然而，除了統整文字記錄，亦當從畫面表現加以印證。周臣的寫意人物，多帶有速筆的暢肆筆意，尤其是衣袖、衣褶的部份。以《甯戚飯牛圖》【圖 18】為例，圖中手拿樹枝飼牛者為甯戚，其服飾皺褶同樣是用起筆重壓的釘頭線描，但線條較粗。此外，因畫家運筆過於急速，以至於線條尾段未作提筆收鋒的動作，而呈現枯墨飛白筆意。特別是衣袖處，更可看出周臣作畫時的暢意真率：畫家在一定的幅度範圍內，快速來回運筆，使此處線條遠望時頗似糾結，近看則是筆筆近乎相連。

這種快速來回的畫法，在金廷標筆下，則以更尖銳、頓挫有致的線條取代。舉例來說，畫家將《桐蔭把蘭圖》【圖 19】倚石把蘭者的袖口皺褶，以淡墨、濃墨線條分出層次，且勾勒數層以表現衣袖撩起時的疊合褶紋。另由此處的線條看來，可知畫家運筆速度不若上述周臣之作，線條亦多留拱起的稜角。雖與周臣筆意有所差距，但筆者認為兩者的共通處在於：大致保留馬遠釘頭鼠尾的線描特色，並特別強調人物袖口、下襬、肘關節彎曲處的衣紋線條，以表現出衣物摺疊時，層層褶痕應有的「厚實感」；但兩人所運用的筆法仍有殊異，周臣某些作品會以類似速寫的快筆，在一定範圍內密集地反覆勾勒，甚而有時帶飛白筆意；而金廷標則是以銳角的挺健線條居多【圖 20】。

#### 四、 小結

本文以清代宮廷畫家金廷標之《臨馬遠商山四皓圖》為討論核心，兼論乾隆對「商山四皓」史實之觀感，並溯源畫家風格由來。金廷標自乾隆 22 年入宮服務以來，曾多次奉命仿內府所藏古畫，其中又以宋畫居多；本文所談述的作品，即為其中一例。乾隆曾於乾隆 24 年、31 年，兩度為金廷標《四皓圖》作詩。然觀《臨馬遠商山四皓圖》，卷上僅有乾隆 31 年之御製詩；另參照《活計檔》記錄，乾隆 31、32 年曾命人上呈金廷標《四皓圖》。是以，筆者推斷畫家應不只一次以「商山四皓」為題作畫。惟畫家此畫題之作，筆者目前僅可見藏於台北故宮之《臨馬遠商山四皓圖》；而此作的創作時間，推估於乾隆 31 年前後。

據歷代著錄記載，在唐、五代、宋、元、明、清數朝，皆有畫家以「商山四皓」為題作畫，顯見其普遍性。在命名上，或直接稱「四皓」、「四老」，或是將「奕棋」、「採芝」等詞語納入題中。「商山四皓」，係避秦隱居的四位老者。即便漢高祖劉邦有意招賢，四皓亦不往就。後來，漢高祖見太子劉盈為人軟弱，遂有意更換太子。呂后見狀，商請張良謀計。憑張良之助，太子劉盈獲得四皓出山擁



護，而欲招賚賢人的劉高祖，認為劉盈羽翼既豐，便取消廢黜劉盈太子身份的念頭。歷來史書多讚譽四皓，稱其為「四老安劉」，而後世亦多承襲此正面評價。

然而，唐代詩人杜牧〈題商山四皓廟一絕〉，是採後人眼光對此評價作翻案。詩人有鑑於太子即位後呂后干政，再加上呂后逝世後，外戚趁機起亂，故杜牧認為四老出山擁戴劉盈，實為「滅劉」而非「安劉」之舉。在乾隆以「四皓」為題的四首御製詩中，其中兩首特別回應杜牧之詩句。乾隆肯定杜牧具有異於前人的詠史觀點，但他以為「滅劉」之說不甚妥切。

清高宗以同是一國之君的身份，設身處地思慮天子傳位一事。廢立太子，理當出於上位者的自我意念與判斷，既與旁人無涉，怎會受他人左右？況漢高祖與呂后共創漢代根基、太子劉盈無過，又有何廢黜之由？而《史記》記載的四位老者，亦具有不甚真實的傳奇色彩；如是則何以為真？由此觀之，乾隆既已否定四皓足以影響天子傳位之說，自然無法認同杜牧「不擬安劉是滅劉」之句。

另一方面，清宮本朝畫人收藏中，另有顧銓《摹馬遠四皓圖》一卷，可與金廷標《臨馬遠商山四皓圖》相對照。按理而論，摹本應較臨本更貼近真跡原作。然而，或因畫家本人畫藝不足，或受制於「摹」的作畫方式，使顧銓摹本有筆意不連貫、遲滯停頓之處，甚至有用筆之誤。

相較之下，金廷標臨本以勻細的淡墨線條，勾勒上下起伏的水波；另以淡墨襯底、上蓋濃墨，側鋒快意砍出斧劈的方式，營造山石質理與陰影的層次感。整體而言，金廷標《臨馬遠商山四皓圖》之細膩程度，更甚於摹本，實可作為觀馬遠筆意之參考。此外，就畫風筆意而言，筆者推論金廷標畫風，接近於明代職業畫家周臣；但關於兩人詳細的畫風比較，甚至衍及金氏與唐寅、仇英風格之關係，則尚待日後深入研究。

## 參考資料

### 古籍文獻

1. 胡敬，《國朝院畫錄》，《胡氏書畫考三種》，台北：漢華文化，1971。
2. 杜牧，清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台北：漢京文化，1983。
3. 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130·藝術類，第 824 冊，台北：台灣商務，1983。
4.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5。
5. 胡敬，《國朝院畫錄》，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 71》，台北：明文書局，1985。
6.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7. 故宮博物院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第 1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專書

1. 福開森編，《歷代著錄畫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2. 楊伯達，〈清乾隆朝畫院沿革〉，《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
3. 石光明、董光和、伍躍選編，《乾隆御製文物鑑賞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4. 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
5. 聶崇正，《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台北：東大圖書，1996。
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二十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 期刊

1. 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95-96。
2. 楊婉瑜，〈清乾隆宮廷畫師——金廷標繪畫研究〉，《議藝份子》，第 14 期春季號，2010 年 3 月，頁 25-88。

### 論文

李宜涯，《晚唐詠史詩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電子資料庫

中國基本古籍庫藝術類，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線上版。

1. 漢，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 漢，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 漢，伏勝，《尚書大傳》，四部叢刊景清刻左海文集本。
4. 晉，皇甫謐，《高士傳》，明古今逸史本。
5. 唐，司空圖，《司空表聖詩集》，四部叢刊景唐音統籤本。
6. 唐，李商隱，《李義山詩解》，清雍正四年刻本。
7.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法帖刊誤卷下，宋刻本。
8. 清，彭蘊璠，《歷代畫史彙傳》，清道光刻本。
9.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
10. 清，曹寅，《全唐詩》，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 清，顧復，《平生壯觀》，清鈔本。
12. 清，徐沁，《明畫錄》，清讀畫齋叢書本。
13. 清，姜紹書，《無聲詩史》，清康熙觀妙齋刻本。
14. 民國，趙爾巽，《清史稿》，民國 17 年清史館本。

## 網路資源

台北故宮書畫典藏資料檢索，一般檢索，書畫品名「清金廷標臨馬遠商山四皓卷」。網址：

<[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ObjectID=10474&type=1](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ObjectID=10474&type=1)>  
(2010/06/12 瀏覽)

## 圖版目錄

【圖 1】《臨馬遠商山四皓圖》，金廷標，清，紙本水墨，45.3×215.3 公分，藏於台北故宮。圖取自《故宮書畫圖錄二十一》，頁 85-86。

【圖 2】《摹馬遠四皓圖》，顧銓，清，紙本水墨，35.2×216 公分，藏於台北故宮。圖取自《故宮書畫圖錄二十一》，頁 203-204。

【圖 3】《摹阮郜女仙圖》，顧銓，清，紙本著色，46.1×186.1 公分，藏於台北故宮。圖取自《故宮書畫圖錄二十一》，頁 207。

【圖 4】顧銓摹本與金廷標臨本比較圖：水紋波濤。

【圖 5】顧銓摹本與金廷標臨本比較圖：山石皴法之一。

【圖 6】顧銓摹本與金廷標臨本比較圖：山石皴法之二。

【圖 7】《西園雅集圖》(局部)，馬遠，南宋，絹本設色，全卷 29.3×302.3 釐米，藏於美國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圖取自《中國繪畫全集 第 4 卷》，頁 56-57。

【圖 8】《踏歌圖》(局部)，馬遠，南宋，絹本設色，全幅 192.5×111 釐米，藏於北京故宮。圖取自《中國繪畫全集 第 4 卷》，頁 64-65。

【圖 9】顧銓摹本與金廷標臨本比較圖：衣領與肩膀線條。

【圖 10-1】《故宮書畫圖錄二十一》圖版誤植頁。本應是顧銓《摹馬遠四皓圖》(局部)，卻誤放為金廷標《臨馬遠商山四皓圖》(局部)。圖取自《故宮書畫圖錄二十一》，頁 205。

【圖 10-2】顧銓摹本、金廷標臨本，以及《故宮書畫圖錄二十一》錯誤頁。

【圖 11】顧銓摹本與金廷標臨本比較圖：小帽皺褶與鬚髮。

【圖 12】《仕女簪花圖》，金廷標，清，絹本設色，223×130.5 公分，藏於北京故宮。圖取自北京故宮網站：

<<http://newweb.dpm.org.cn/shtml/117/@/6324.html?query=%E9%87%91%E5%BB%B7%E6%A0%87>> (2010/01/14 瀏覽)

【圖 13】《婕妤擋熊圖》，金廷標，清，紙本設色，150×75 公分，藏於北京故宮。圖取自《中國人物名畫鑒賞四》，頁 371。

【圖 14】《曹大家授書圖》，金廷標，清，紙本設色，90.5×90.1 公分，藏於台北故宮。圖取自《清の絵画》，頁 68。

【圖 15】《採藥圖》，金廷標，清，紙本設色，160×66.1 公分，藏於台北故宮。圖取自《故宮書畫圖錄十三》，頁 261。

【圖 16】《絲綸圖》，金廷標，清，紙本設色，87×61.7 公分，藏於台北故宮。圖取自《故宮書畫圖錄十三》，頁 253。

【圖 17】《瑤池獻壽圖》，金廷標，清，紙本設色，90.7×56.5 公分，藏於台北故宮。圖取自《故宮書畫圖錄十三》，頁 249。

【圖 18】《甯戚飯牛圖》，周臣，明，水墨，126.7×68.9 公分，藏於台北故宮。圖取自《故宮書畫圖錄六》，頁 313。

【圖 19】《桐蔭把蘭圖》，金廷標，清，紙本設色，136.4×86 公分，藏於台北故宮。圖取自《故宮書畫圖錄十三》，頁 287。

【圖 20】金廷標《桐蔭把蘭圖》與周臣《甯戚飯牛圖》比較圖：人物衣袖。

## 附錄

【附錄 1】筆者整理自福開森（John C. Ferguson）編，《歷代著錄畫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時代	畫家	畫名	著錄	卷數	版本	出處頁數
唐代	王維	《四皓》	北宋《宣和畫譜》	10	高拱明重校本	51
		《四皓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4	函海本	53
	李思訓	《山居四皓》	北宋《宣和畫譜》	10	高拱明重校本	133
		《四皓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4	函海本	134
		《山居四皓圖》二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4	函海本	134
	孫位	《四皓弈棋》	北宋《宣和畫譜》	2	高拱明重校本	221
《四皓奕棋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2	函海本	221	
五代	支仲元	《商山四皓》	北宋《宣和畫譜》	3	高拱明重校本	14
		《四皓圍棋》	北宋《宣和畫譜》	3	高拱明重校本	14
		《四皓》	明代張丑《清河書畫舫》	1	池北草堂本	14
		《四老圍碁卷》	明代都穆《鐵網珊瑚》	19	光霽山房本	14
		《四老圍棋圖》	明代汪砢玉《珊瑚網畫錄》	23	適園叢書本	14
		《商山四皓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2	函海本	14
		《四皓圍碁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2	函海本	14
		《四老圍棋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8	函海本	14
宋代	石恪	《四皓圍棋》	北宋《宣和畫譜》	7	高拱明重校本	81

		《四皓圍棋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3	函海本	81
李公麟		《四皓圍棋》	北宋《宣和畫譜》	7	高拱明重校本	117
		《商山四皓圖》	清代《佩文齋書畫譜》	83	殿本	120
祁序		《四皓弈棋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4	函海本	181
孫可元		《商山四皓圖》二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4	函海本	221
執煥		《四皓圍碁圖》	清代卞永譽《式古堂畫考》	2	影印本	258
馬遠		《四皓弈棋圖》	明代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	2	鄧氏鉛印本	249
		《四皓弈棋圖橫卷》	清代卞永譽《式古堂畫考》	5	影印本	249
		《四皓奕棋圖卷》	清代卞永譽《式古堂畫考》	14	影印本	250
		《四皓奕棋圖軸》	清代孔廣陶《嶽雪樓書畫錄》	2	原刊本	251
		《商山四皓圖》	清代厲鶚《南宋院畫錄》	7	丁氏本	252
		《四皓奕棋圖》	清代厲鶚《南宋院畫錄》	7	丁氏本	252
		《商山四皓》	清代厲鶚《南宋院畫錄》	7	丁氏本	252
揚無咎		《四皓採芝圖》	清代卞永譽《式古堂畫考》	2	影印本	321
元代	錢選	《商山四皓圖》	明代汪珂玉《珊瑚網畫錄》	23	適園叢書本	431
		《商山四皓圖》	清代《佩文齋書畫譜》	98	殿本	431
		《商山四皓圖》	《天水冰山錄》	/	知不足齋叢書本	434
		《商山四皓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9	函海本	434
明代	戴進	《商山四皓並四聘五軸》	明代汪珂玉《珊瑚網畫錄》	23	適園叢書本	449
		《商山四皓並四聘五軸》	清代《佩文齋書畫譜》	98	殿本	449
		《商山四皓並四聘五軸》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9	函海本	450
	吳偉		《商山四皓》	明代汪珂玉《珊瑚網畫錄》	23	適園叢書本

論清代宮廷畫家金廷標《臨馬遠商山四皓圖》

		《商山四皓》	清代《佩文齋書畫譜》	98	／	100
		《商山四皓》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9	函海本	100
		《商山四皓》一軸	《天水冰山錄》	／	知不足齋叢書本	100
	仇英	《四皓圖》	明代汪砢玉《珊瑚網畫錄》	23	適園叢書本	6
		《四皓一軸》	明代陳繼儒《妮古錄》	4	美術叢書本	6
		《四皓一軸》	清代《佩文齋書畫譜》	100	殿本	7
		《四皓圖》	清代卞永譽《式古堂畫考》	2	影印本	7
		《四皓圖》	清代李調元《諸家藏畫簿》	10	函海本	11
		謝時臣	《四皓圖軸》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	／	故宮博物院藏原寫本
清代	金廷標	《臨馬遠商山四皓圖卷》	《石渠寶笈》二編·寧壽宮	／	故宮博物院藏原寫本	182
		《臨馬遠商山四皓》一卷	清代胡敬《國朝院畫錄》	下	胡氏三種本	183
	顧銓	《摹馬遠四皓圖》一卷	清代胡敬《國朝院畫錄》	下	胡氏三種本	468
不詳	無名氏	《四皓奕圖》	明代朱存理《珊瑚木難》	6	適園叢書本	505